民间采风

老八区之“老铳”

□ 赵书培

十二年前。

毒日当头。深谷莽林。马帮老道。鼻息声时急时缓，近了。

“哼—哼—”

声音戛然而止，万籁俱寂。

安静！可怕的安静中危机四伏！

“砰！”的一声，震耳欲聋，响彻云霄，山壁碎石滚落，窸窸窣窣。

一头百来斤的彪壮野猪，应声倒下，四肢瑟瑟发抖，满脸狰狞，獠牙颤动，嘴角处血流成涌，却已发不出声响。

浓烟处，残叶丛中。

人，一个孤独的老人悄然爬起，只有孤独的人才能如此耐心地等待。满脸沟壑，杂发如草，瘦骨嶙峋，满身褴褛，但他不是流浪汉。他眸子里的杀气，背上的一把火枪，显示着他非凡的身份。

火枪，一把老火铳，老八区猎场的至尊神器。人人垂涎三尺，个个望而生畏。枪柄油渍斑驳，散发出新鲜桐油的香气，枪管口黝黑锃亮，彰显着煞人的凶光。没有人知道它有多少年的历史，唯有它身上磕碰留下的旧痕诉说着悠远的岁月；没有人清楚它有过多少丰功伟绩，只知道它打死过鬼子抗过日。

这条路他已经记不清走过多少回了，只记得六岁那年，爷爷带他上山打猎，第一次上了这条路。九岁那年，爷爷仙逝，留下一把火枪当作传承。从此，他一个人，一杆枪。从此，老八区的马帮老道，他背着枪，从这条路来，又从这条路去。没有人敢阻挡他，也没有人阻挡得了他，因为他就是传说中的朱金彪——“老铳”朱金彪，一个在老八区猎场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字。

他确实如幽灵鬼魅，枯枝残叶埋没了他的一切，只有露出的火枪枪口的黑洞，暗示着他的存在。没有人知道他能隐藏多深多久，只知道他有一回一个月没有下山，他的夫人阮幺妹报了警，老八区派出所所长领了老八区所有的乡亲围山来回地毯式搜索，折腾了整整一个月，硬是毫无发现，又一个月后，就在朱夫人死心甘当寡妇独坐窗台落泪时，他扛了一公一母两头野猪下了山。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枪法到底有多准多狠，只知道他打野物从不开第二枪，也从没有野物逃脱过他的枪口。很多人来踢过馆子，包括当年红极一时的少年才俊—“铳王”李小龙—一个同样在老八区猎场如雷贯耳的名字。

大战在即，所有人离开了庭院来到了山前，远远地、胆颤心惊地望着大山。

没有人知道那日大山深处发生了什么。没发一声枪响，李小龙就垂头丧气地下了山。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败了，而且一败涂地。从此，老八区没有了“铳王”。

只有“老铳”。

……

二

十二年前。

朱夫人阮幺妹得一场怪病，遍访老八区名医道士，然生气无涨，终日卧床不起。这一生，他唯有两件至爱，一为祖辈留下的火枪——至尊神器，二为身边的爱妻，枪与女人他都视为生命。眼看娇妻不久撒于人世，他独坐床头，黯然落魄。

是夜三更，得一梦。梦中仙人告知：只因他终年上山狩猎，杀生过甚，残忍至极，终得此报，唯将杀生之利器安置他乡，方能挽回爱妻之性命。

梦醒，再无眠。

月黑风高。深谷莽林。马帮老道。一阵疾风，一个人，一杆枪，立于山头，寒风呼啸，似千刀万剐。然纵有千般不舍，万般无奈，也唯有仰天一声狼嗥，独沧然而泪下。发泄毕，翻过山去，越老八区界，走他乡。

翌日天微亮，夜行百余里至慈利金岩。寻得一户偏僻人家，卖枪，得钱两百元。然老泪纵横。

速归，夫人果然痊愈，大喜。

从此，老八区再无“老铳”。

关于“老铳”的火枪—至尊神器的下落一度谣言四起，老八区的猎场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，上演着一场血雨腥风，然再未有人见识过那件神物。

它销声匿迹，成了一个谜，一个遥远的传说。

……

三

十二年，一个轮回，弹指一挥间。

沅古集镇，形单影只。牛车小巷，二十米，往右，棚户区前一条小路。路是水泥路，近来连续水管施工，路面稍有坑洼。路旁几处新鲜牛粪，散发出冲鼻的“芬芳”。路的尽头，大樟树下，一处衙门，门侧一竖匾额，油漆新亮，灯光下“老八区派出所”几个大字清晰可见。

所是小所，也是老所，明显破旧，却未敢小觑。数年来，老八区多少强盗、杀手、地痞流氓、粉子客挑战它的权威，却未能动它一根寒毛，反而栽倒在了它的门下。从此，它声名鹊起。从此，就有了这块匾。

庭院整洁、清净，不着一片树叶。他着一身警装，略显疲惫，却目光坚毅，英姿飒爽。每天，接到一个又一个的相同号码打来的电话，这个号码是110，他泰然处之，因为他是这里的金牌辅警。每天，多少愤怒的目光在这张脸上游离厮杀，他无所畏惧，因为这里是“老八区派出所”。

他就是当年的少年才俊——“铳王”李小龙，没有人知道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，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鲜为人知的故事，使他迅速成长为正义之师。

一切都好像在他的掌控之中，没有波澜。他习惯了。但是今天，眼前的这两道目光，是如此地熟悉，甚至曾一度出现在他的噩梦里。

“你来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天已经这么黑了。”

“那不表示我不会来。”

“你不应该来。”

“我来了。”

“你回去吧。”

“我已经来了。”

……

“这么说，你一定要交？”

“必须的！”

“没有商量的余地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！”李小龙有些火了。

“我可以。”他平静如初。

对视……

李小龙缓缓地叹了口气。“好吧，你要交什么？”

“至尊神器。”

“什么！”李小龙心中大惊，满脸疑惑。

“至—尊—神—器！”他缓缓地，一字一顿清晰地吐出四个字。

沉默……

终于，李小龙恢复了冷静。“你当真要上交？”

“是”

“那可是你当年的至爱。”

“现在也是。”

“你不后悔？”

“决不食言。”

“你骗人！”李小龙已经控制不住自己，大吼一声。多年从警历练，他凭着睿智的大脑，外加一双慧眼，识破多少骗局。时至今日，他不允许任何人在他的眼皮底下欺骗，他认为那是对他的极大侮辱，何况自己当年还是对方的手下败将。

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，杀气扑面而来。

沉默，再次的沉默……

“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十二年前，你夫人阮氏一场大病，险要了性命，幸得你远走他乡，将祖传的火枪卖掉，方保得了你夫人性命，既已卖掉，又何来上交？”李小龙徐徐道来。

“我又把它赎了回来。”

“你卖出多少钱？”

“两百元。”

“赎回多少钱？”

“一千元。”

“我们已经收缴了三百二十九把，也不差你那一把了。”

“可是我已经带来了。”

“啊？！”李小龙似乎被人点了穴，整个人僵住了。

一个沉甸甸的蛇皮袋从来人身后提到了身前，递到了李小龙的眼前，袋口露出枪口的黑洞，即便黑洞的洞口早已锈迹斑斑，却依旧遮挡不住那熟悉的煞人的凶光。没错，李小龙又怎能忘得了。当年大战，他仅只是望了它一眼，便被其震慑得无心恋战，颓然地下了山……

背影。一个蹒跚的孤独的老人的背影，却让人轻易看出一种莫名的轻松。或许，因为这个孤独的背影已再没有了重负。

背影退去，已至大门口，李小龙方才缓过神来，他放下手里的蛇皮袋，慌忙追了上去。“‘老铳’，你又何苦如此狠心？”语气里尽是惺惺相惜。

背影并未回头，稍作停顿，继续向前。脑后传来“感党恩，听党话。扫黑除恶，缉枪治爆，人人有责！”

背影渐行渐远，消失在大樟树下的夜幕里。

远处传来几声狗吠。

旅途发现

清扬婉转茅溪河

□ 戴澧兰

河流是有性格的，有的河流一泻千里、奔腾咆哮，有的河流宽广深沉、包罗万象，茅溪河的性格则温润如玉、婉转清扬。盈盈一水，滋润着万亩的花海良田；弯弯一衣，盘桓在缭绕云雾间。茅溪河与河畔的潇潇夜雨、乡村暮雪、袅袅炊烟，构成了一幅唯美的田园太极图。

关于这条河流，有各种古老而美丽的传说。传说御驾的五匹天马奔腾至茅溪河，为这里的美所沉醉，化而为山，是为马儿山。传说有一只仙龟守候着她千年，隐居河畔，是为龟仙洞。传说茅溪河在大溶溪处与茅岩河相汇，是为大庸县。往事越千年，岁月变迁也不曾改变茅溪河神秘而又美丽的容颜。

三月间，金灿灿的油菜花绽放，倒映在汩汩流淌的茅溪河里，剪碎的波光，如梦似幻似一首春日恋歌，诉说着春光的明媚。倘若你行驶在张桑高速上，穿越过长长的隧道，忽然见到一片广阔天地，有白云相伴，有白鹭栖息，有繁花相送，那便是茅溪河。这里是山间的草原，任你思绪驰骋；这里是云间的桃源，任你品尝人间苦乐。人在茅溪走，宛如画中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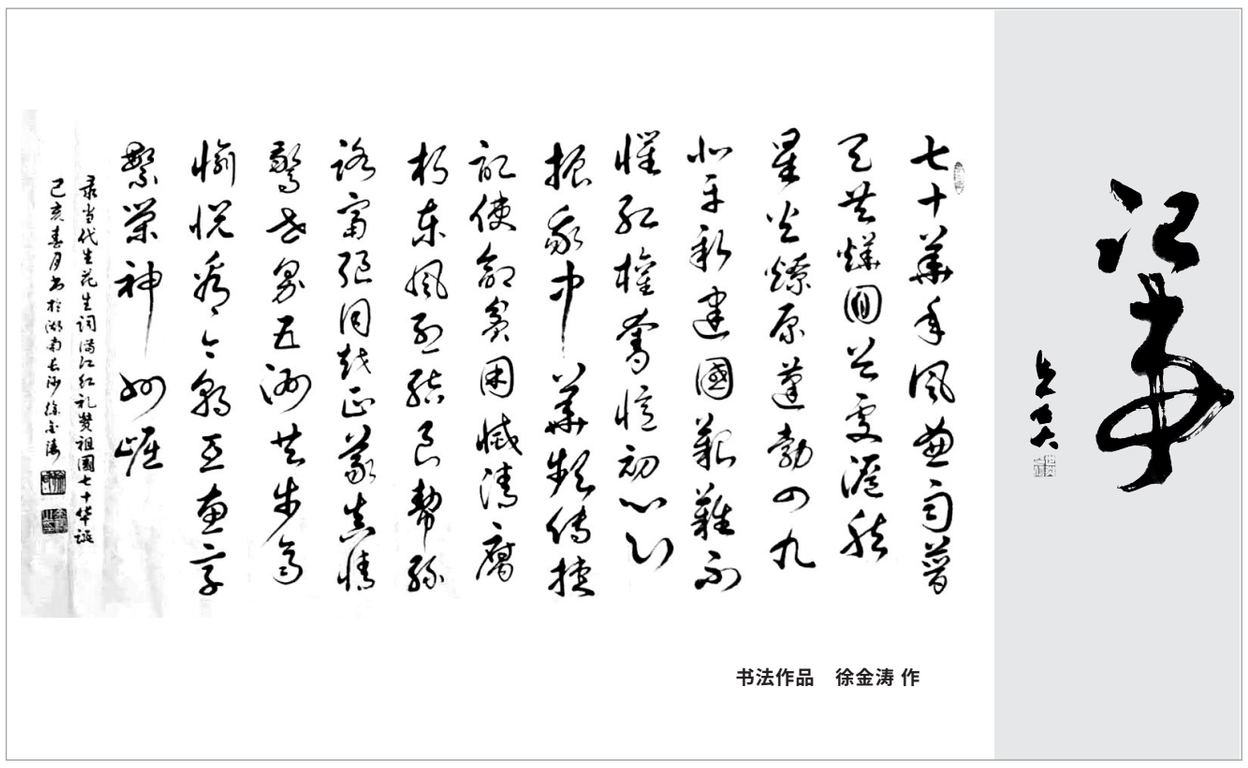
六月里，雨水充足，茅溪河又成为了渔者的乐园。垂钓者有之，飞钓者有之，摸鱼者有之。或卷起裤腿站在水中，或躲在遮阳伞下坐在水边，全神贯注，屏住呼吸，静得出奇。忽而有人“中奖”，欢喜至极，引来众人围观。同钓者羡慕感叹，心里暗暗下决心，今日必要有所收获，不枉此行。茅溪水库里的鱼在汛期的的时候会翻越出堤坝，鱼肥而鲜美，引得远近村庄的人都来这里捞鱼，再拿到附近的集镇上去卖。大鱼儿肥，小鱼儿鲜，飞跃的河鱼热闹不已，这都是茅溪河大方的馈赠。人们虽馋嘴爱鱼，却谨守着“夏三月，川泽不入网罟，以成鱼鳖之长”的古训，不杀幼鱼，不用密网捕鱼，这才有了千百年来与茅溪河和谐共生的默契，繁衍生息，绵绵不绝。

九月来，茅溪河两旁迎来了丰收。有甘甜的紫皮甘蔗，有酸甜的紫玉葡萄，有涩甜的红心猕猴桃，有金桔，有红心蜜柚，有水蜜桃，五彩缤纷，令人垂涎。倘若你将一把蓝莓塞入嘴里，蓝莓汁浸染你的唇齿，一股意犹未尽的甜引得你忍不住要再来一口，甘愿让那酸酸甜甜的味觉肆意横流。茅溪河的水是灌溉水，既养活了河岸两旁的粮食、蔬菜和水果，也养活了这一方水土的人，因此这里的村民也非常爱护这条河流。河长定期来巡河，保洁员时时清理，巡河员时时守护。有时还会有许多志愿者来为河道清障清淤，才有了这盈盈碧水、悠悠蓝天。

腊月至，昔日里繁华热闹的茅溪河却有些失落。河边一栋崭新楼房后的火炕屋里，老人拨弄着柴火，盘算着今年要灌多少香肠，炕多少腊肉猪蹄。她想着孩子漂泊在外，辛苦打拼，定是十分想念家中的味道，要多准备些给孩子带去城里。老人的孩子在外务工，挣的钱悉数拿回来修了新房。房子漂亮洋气却有些寂寥空阔。她一个人，老伴走得早，便和一只叫“小黑”的土狗一起，守着这偌大的房子。新房子里虽有电火炉、有电视，但却总觉得冷冷清清。她依旧喜欢呆在有火炕的老房子里，有时候到河边散散步、发发呆，茅溪河就这样静静流淌着，默默地陪伴着她。河滩上的鹅卵石记录着这一切悲欢离合，记录着斗转星移的守候，记录着老人眼眸中的期盼。

逼近年关，村庄渐渐热闹了起来。在外的游子辛苦奋斗了一年，回到故乡的河边，回味着童年的自由欢乐，感受着家的温馨。迎春的爆竹在团圆中点燃，烟花在半空中绽放。万家的灯火，散落的星火，映照在茅溪河里，唯美灿烂，却又转瞬即逝。河流则如同时间一样，奔腾不息，不舍昼夜。人这一生，在自然的山川大河面前，如小小的浪花，渺小而短暂。能和亲人故园团聚的时光也如这烟花一般，美丽而珍贵。过完年，“浪花”又要踏上征程了，说要去征服星辰和大海。只是“浪花”啊，当你回眸的那一刻，你会看到，茅溪河，她依旧在故乡等你。

茅溪河就是这样的一条河流，如母亲一般，清扬婉转，润物无声，思念但不说，牵挂但不言，默默地奉献，滋润着生活。她静静地等待着，等待着高山融雪，等待着甘霖雨露，等待着你发现她的好，等待着你的归来。



书法作品 徐金涛 作

古风新韵

贺家忠烈颂

□ 贺兴演

清朝康熙末年，贺崇先携妻车氏，自湖北安陆辗转三迁，落籍澧水河畔洪家关，是为贺氏桑植始祖，传十余代，凡三百年。先祖贺廷壁，咸丰年间举旗反清，义薄云天。更有贺龙菜刀闹革命，建军立首功。谱牒记载，四百余口小家族，追随贺龙出生入死，人人奋勇，个个用命，阵亡者八十五，遭戮者七十三，遗寡妇七十二。真正上阵父子兵，打仗亲兄弟。历代做军家，前赴而继起。男子尽彪悍，忠勇怀大义。女子皆刚烈，终老而从一。被俘数十人，坚贞无叛逆。旅团营连排，六十一碑立。一家三代殁，绝代百余几。每念及此，心潮难止。聊以拙章，铭啟后嗣。歌曰：

群峰笋立洪家关， 玉泉河绕灵秀间。安陆三迁来澧水， 耕读作息岁绵延。崇先始祖是军家，尚武尚文结豆瓜。薪承门风彰厚德， 极目扶桑耀彤霞。咸丰年初贺廷壁， 大泽田间飞箭镝。聚农反清遭镇笮， 刘氏兜头人寰戚。菜刀两把斩旧制， 南昌举义扬赤帜。贺龙坚决跟党走， 共和建国称帅字。马上将军马下诗， 锦斋挥戈驰骋时。留得红歌唱万代， 泥沙碧血染英姿。北伐旅长贺敦武， 何惧阵前擂战鼓。多谋善断建奇功， 斗湖中弹垂千古。游击司令贺民英， 赛过须眉执长缨。队伍几度返主力， 迴旋湘鄂涌涛声。师参谋长贺春轩， 大智大勇逐烽烟。单赴敌营取首级， 南昌著功他最先。巾帼英豪贺满姑， 一腔愤忾怼妖狐。惨绝凌迟泣广宇， 唤醒同侪识墨朱。游击队长贺芝姑， 留守苏区炫彩弧。三口捐躯罹灾厄， 铺陈曲路化通途。警卫团长贺沛卿， 一枪一扇鬼神惊。赤胆忠诚渡黎庶， 无妄含冤泯左倾。铁血团长贺桂如， 北讨南征广袖舒。冲阵殒身庄耳坪， 遗恨未将国难纾。 支队队长贺丹清， 游击袭敌转武陵。挂花受虏酷刑虐， 断头只为主义真。军需处长贺学定， 入死出生敢舍命。平步枪林迎弹雨， 拳拳理想照天映。资深团长贺连元， 掷笔从戎荐轩辕。腹藏韬略捣腐恶， 期勖后昆可浇园。悍将副师贺文选， 横跨浊浪狂飚卷。川黔缚虎显神威， 洪州是役雄才展。师参谋长贺秦封， 熟谙兵法挽雕弓。积恙被捕凛然气， 一任信仰舞长风。手枪连长贺学传， 弃文报国啸刀尖。赴汤蹈火等闲事， 誓扫枯朽紧握鞭。少年俊杰贺文掌， 景慕常兄景慕党。押送军火拼白匪， 饭甑蒸殁吟绝响。锦斋遗孀戴桂香， 备尝艰辛与冷霜。依依情惊费思念， 乡邑玫瑰也铿锵。丧夫失子谢友姑， 资助红军尽锱铢。悉心呵护伤病员， 柔肠千缕鉴金乌。凄楚噫欷汤小妹， 顾恤伤残山洞内。清剿丁兵追甚急， 携子跳崖引敌退。救人致残郭三妹， 乱刀屠戮二十一。贺半街上斗凶顽， 宁折不屈守机密。身怀六甲陈小妹， 丈夫战卒遭剁碎。孤身跋涉寻亲归， 怆天恨地沁人肺。全族两次遭血洗， 灭根烧房含忿涕。毒辣忍鸷比蛇蝎， 矢与暴戾干到底。湘鄂书记周逸群， 胸怀马列播清芬。叹憾贺家牺牲巨， 胜利以后要颂云。七十二位贞寡妇， 从一而终贤良母。惠助夫业永相随， 肩担日月堪哀苦。堂中烈士百单九， 不畏强蛮不畏首。乱世岂贪半晌安， 五尺男儿当出手。满门贺氏皆忠烈， 后继前仆弗怨切。别老离幼未所辞， 但祈朗朗乾坤澈。

平凡人生

那年，我曾深爱过一位善良女孩

□ 若尘

那年，我曾深爱过一位善良女孩星星。记得那是七年前的秋初，我在工作之余带一个学生旅游团在张家界观光。一天的游山玩水，我脚酸痛，身疲惫。饭后，闲步，走进单位附近的休闲城——凤凰城。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

由于很少进休闲场所，领班随意安排一位技师。技师最初给我的感觉较黑，较瘦，但服务态度好，专业，挺善解人意。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，了解到这位叫星星的女孩，父母双双离世，爱人因不堪重负离她而去。听着她平静的讲述自身经历，我内心无比沉痛。想想自己，只身来到市里，爱人弃我而去，顿时与她产生共鸣。唯从内心深处默默为她祝福，愿这位叫星星的女孩人生少一些磨难，多一些幸福。

而后，空闲时，我就经常去那家休闲城，想多照顾她的生意，多开导这位心地善良而又多灾多难的女孩。在我心中，她就是我的邻家小妹，我想多给她些关心，多给她些照顾。一来二往，星星也对我多了几分依赖。两颗孤寂的心灵找到了寄托的港湾。

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半年。有一天我生病住进医院，医生要求我家人陪护，“我的家人在哪里呢？”我给平时要好的朋友打去电话，可他们都已出差，当晚赶不回来。在万般无奈时，我想起了那位邻家小妹。得知我生病住院，她二话没说，在短短的二十多分钟赶到了医院。看着她气喘吁吁提着水果走近我，霎时一种温暖传遍全身，涌向心头。在随后几天，她一边工作，一边无微不至的照顾我，温柔而体贴，我终于有了一种家的感觉。

随后几年里，只要有假期，我都带她去旅游，一起观桃源花海，一起玩欢乐水世界，一起走进世界之窗，一起领略西双版纳傣族风情，一起游苍山洱海，一起领略大理风光，一起观千户苗寨，一起听黄果树瀑布倾泻……那段时光，天是晴朗的，山水是醉美的，鸟儿的鸣唱也是欢快的，我们是幸福的。

为了给她一个温暖的家，我很努力的工作，她也努力的赚钱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买了房子，买了车子。她很坚强，也很自立，我每次想多给她点钱，她都不要。她说她就一个人，随便都可以过，而我还有年迈的双亲需要照顾。每次回乡下老家，她都要我多带点东西，有时还亲自为我置办。那段时光，我习惯了有她在身边转悠。

不是每一个美丽的故事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父母年迈，对孙女的思念越浓，可女方提出要常见孩子就必须复婚。看着满含热泪的双亲，我心痛极了，但我还是不忍伤害身边这位深爱我的女孩。每每双亲打来电话催促，看着她忧郁的眼神，我心都碎了。几回夜半醒来，听到她枕边轻轻的抽泣声，我不知道怎样安慰她，唯有紧紧拥抱，深深相依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她告诉我，她要离开了，让我不能因为她而伤父母心，让孩子失去父爱，要我勇敢地承担起一个为人子为人父的责任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在她悄悄离开的那段时间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，唯有深爱过的人才能体会。整整三天，我不吃不喝，失魂落魄。每天漫无目的在河堤徘徊，追忆曾经的美好，相处的点滴，几次想不顾一切去找她，甚至想到了死……

最后想到古稀的父母，想到还未成年的女儿，我又停下了脚步。今天，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，我只能在心中默念：星星，你在他乡还好吗。